



宋槧太平御覽



143
403
131



13
403
131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七

飲食部五

食上



新金田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田中
田中

周禮天官膳夫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玉及后世
子滋味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
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用祭品嘗食王乃食

又曰王齊則玉府供玉食鄭玄注曰玉陽之精御水氣也鄭司農云食玉屑也

又天官食醫曰掌和王之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

齊飲宜春時溫羹齊飲宜夏時羹宜醬齊飲宜秋時醬宜飲齊

眠冬時飲宜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

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鳥宜麥

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又曰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牀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肆解肉也烹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侯饋中御者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羞膳夫掌之

又曰小宰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滄率與其陳數

又曰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戴禮曰食穀者必智惠而巧

禮記曲禮上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無流鄭玄注曰流無咤食

咤附母嚼骨母反魚肉母投與狗骨母固獲爭自取曰獲母刺齒○又曰凡進食之禮左殺右截食居人之左羹居

人之右皆便食也殺骨腠也截切肉也食飯屬膾炙也居之左右明其近也殺在俎截在豆膾炙與外醢醬也內殺之左外內也近醢醬者葱溲與末與醢醬之

左言末者殊加也在豆酒醬也右羹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亦便食也屈中

又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終不

食而死風俗通曰齊人又曰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哀戚也

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

又曰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食下問所膳問所命膳宰日未有原應日諾然後

又曰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

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蓋必知所進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疾之藥必親嘗之也嘗膳善則世子亦能食善謂多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又不及武王又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醢酪

又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捭下汗尊而抔飲汗鳥華切貫桴而土鼓貫苦對切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其物雖質略自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又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又曰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皆為不利人也

又曰膳日諸膳也脚臠臠醢脚音香臠許天切臠許堯切牛炙醢牛臠醢牛

膾羊炙臠醢豕炙醢豕臠豕臠醢魚膾雉兔鶉鷄此上大夫

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膳牛

玉藻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謙也客祭主人辭曰

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饌也客食主人辭以疏言粗也

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又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鮮見賓客猶不祭則正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若有

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禮也不嘗羞膳幸

存也食飲君命之羞羞近者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

利將食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

欲必先編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

食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親徹也凡侑食不

盡食於人不飽也

又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

知其善也

又雜記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辭曰䟽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䟽食也不敢以傷吾

子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又坊記曰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不祭故君親饋則客不

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

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于犯曰天賜也

賜稽首受而載之

又曰楚伐庸州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

自廬

以往振廩同食

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讓也

又曰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

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板

南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

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

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筥也宣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

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

餓人也問其名居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

又曰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楊不敢過鄭督楊鄭地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

介而後食言其忠也又曰晉侯合諸侯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晉侯以絳為能

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禮食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又曰魏獻子為政以魏戊為梗楊大夫梗楊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也其太宗賂以女樂訟者魏子將受之

戊謂閻沒汝寬二人魏子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楊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廷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

庭饋入召之召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

或賜三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言其飢也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小人腹飽知足也言

君子之心厭宜亦然獻子辭梗楊人

又曰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芋鴟工樂師芋鴟亦不知

又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

又曰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又曰昔闔廬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

又曰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圃之圃新造屋幕皆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良夫乘衷甸

兩牡衷甸一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故徧祖亦不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又曰左師每食擊鍾開鍾聲公曰夫子將食○詩曰民之失德乾餼以譽餼食也箋云失德言獲愆過乎人

又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成

又生民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韓詩外傳日子夏過曾子食之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

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事君而

輕負久交中絕三費

舜典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王肅注曰食哉者所以重民

又洪範曰八政一日食又曰惟辟玉食孔安國曰玉食美食

周書曰甘食美衣使長貧

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

也

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謙樂需飲食九五需于酒之道也

食貞吉

又曰噬嗑食也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曰山下有雷頤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肉雖多不

使勝食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史記曰張蒼嘗被刑王陵救免之蒼常德陵後為丞相洗

沐常先朝陵夫人止食然敢歸家

又曰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

薦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音絕乃釣城下一

漂母飯信音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裁無切肉

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著景帝視而笑曰此
 不足君所食乎條侯免冠謝王莽而並食豈豈謝乎
 又曰東方朔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
 泔食餘食并食具食亦食心食其食欲食其食一
 古史考曰始有燔炙人裹肉燒之曰炮故食取名焉及神
 農時民食穀釋米加于燒石之上而食及黃帝始有釜甑
 火食之道成黃帝王劉姓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迺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
 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
 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
 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黃帝
 漢書曰陸賈勸陳平與太尉絳侯和以謀諸呂平乃以奴
 婢百人車馬五千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資

又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
 孫有過對案不食齊王
 又曰有司劾竇嬰矯先帝詔棄市嬰陽病不食欲死或問
 止無意殺嬰復食也太官
 又曰昌邑王在喪詔太官上乘輦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
 未可御故食也太官
 又曰鮑宣上書曰陛下擢臣宕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
 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
 又曰太師孔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賜殮木七
 物服七種物也服
 續漢書曰靈帝數遊於西園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身為
 商賈行至客舍采女下酒因共飲食不
 東觀漢記曰光武過鄧禹營禹進炙魚上大啗昭百姓聚

觀皆言劉公負天人也
又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宗親共奇之因名曰異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熟令弟禮夫妻使出比還孝夫妻共茹蔬菜禮夫妻來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復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梁鴻少孤以幼童詣太學受業治詩禮春秋常獨止不與人同食
又曰明德皇后既處椒房太官上飯累餽膳備副重加幕覆輒徹去謹勅令與諸舍相望也
謝承後漢書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與等輩避西樹下眾皆箕踞相對容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共與言因請

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黍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林宗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也
後列曰董宣爲洛陽令殺胡陽公主奴帝怒欲殺宣後原之勅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按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又曰帝愍賢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卽其厨內強進酒食
又曰趙咨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由此益知名

又曰邳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口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惟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又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又曰延熹末黨事將作表閣遂散髮絕代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旨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

魏志曰典韋好酒食飲啖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人益乃供太祖壯之

又曰漢末中常侍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入謁尹尹欲修主人物外爲市買功曹趙息啓云左帽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持酤買宜隨中舍茶食而已

魏志曰文帝爲太后弟康起弟成太后至弟請諸家外親

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約如此也

又曰扈累者嘉平中年八十九歲若六七十者縣官以孤老日給廩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之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又曰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壘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繁簡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二十罰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躡斃矣其能以乎

又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表紹父子時始爲吏名有志介嘗過姊爲殺鷄炊黍而不留也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舡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

荅言不也呼者曰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
江表傳曰南陽樊伯爲武昌部從事誘導諸夷叛屬劉備孫權召問潘濬濬曰以五千兵往吳擒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昔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權即遣將五千兵往果平武昌吳志曰步騭字子山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躰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奉征羌方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欲以爲高祗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身自享大案殺膳重杵而小盤

飯與騭旌唯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飲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能忍此乎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蜀志曰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失匕箸

又曰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陰雨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瘡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鑿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飲食部六
 食中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幼驕奢
 簡貴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
 之供以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常御膳無以加之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柳為
 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也
 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晉書曰王導子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
 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
 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斗食畢
 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飲食部六

食中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幼驕奢
 簡貴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
 之供以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常御膳無以加之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柳為
 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也
 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晉書曰王導子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
 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
 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斗食畢
 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又曰衛將軍謝安欲詣陸納納兒子倅陸納無辦乃密作
數十人饌安至納設茶菓而俛下精飲食納怒客去杖俛
四十人又曰郗鑒字道徽永嘉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
共餉之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恐
不能兼有所存鑒乃獨往食訖飯着兩頰邊含還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令鑒薨追撫育之
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又曰庾袞父亡作管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
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宋書曰謝景仁爲相玄驍騎將軍時宋武帝爲相循撫軍
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因留帝食食未辨
而景仁爲玄所召玄累促俄頃閒騎詣續至帝屢求去景

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資
安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

又曰謝景仁愛弟趙音而憎弟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帝

命趙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非帝命之請

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食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

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

景仁深感愧焉

又曰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

弟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

往江氏後有慶會囑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

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

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後穆之宦達

而性更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食每至食

時客止十人已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常白帝日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關叨忝已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又曰王仲德與兄徽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
又曰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劉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齊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腩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日不宜有此設義真曰寒甚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又曰江夏王義恭幼爲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

不過五盞盤義恭須求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
又曰文帝宴於武帳堂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盱食不至有飢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飢苦
又曰文帝以謝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乃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
又曰謝弘微兄暉卒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惠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旣多疾卽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歔不自勝

又曰前廢帝常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穿實之以泥水俾明帝內坑中以糟食置前令以口就糟中食之用爲歡笑

又曰宗慤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上軍串古患噉齋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又曰沈攸之戰敗與第二子文和至華容之鮎頭村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豚薦食旣而村人欲取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又曰袁愨孫爲吏部郎孝建元年文帝詔曰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愨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

向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

又曰阮佃夫奢侈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肴莫不畢備凡諸火齊並皆始熟肴馔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辨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又曰郭原平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主人設食原平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糶買然後舉爨

齊書曰陳顯達高帝即位拜護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卽以充飢

又曰武帝收沙門寶誌在獄中語獄吏曰門外有兩輿食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

養一又曰王儉嘗詣武陵王曄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

已儉車其率直為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

顒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

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又曰張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

門生見緒飢為之辦食然未嘗求也

梁書曰沈顛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

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苳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

不改其樂

又曰孔休源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會以祠事入廟侍

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風頓祛鄙吝

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席謂

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及至取其常膳正有

赤倉米飯蒸鮑音醃魚雲食休源食不嘗主人之饌高談盡

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又曰臨川王蕭宏所倖江無敵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

屨音燮直千萬好食鱸音鱸魚頭常日進三百他珍膳盈溢後

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

又曰何遠為武昌太守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

數片而已

又曰何喬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

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玩

曰鮓之就脯但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弥甚仁人用意

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鬚慙渾沌之寄獷殼外
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香無臭與瓦
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

陳書曰徐孝克為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
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何之
見孝克取玳瑁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
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
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崔鴻後趙錄曰石虎召姚弋仲弋仲輕騎至鄴引入領軍
省賜以御食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問方
略以破賊而食我我來覓食耶乃引見

又後燕錄曰王鳳字道翔官都王栢之子也栢好脩宮室
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栢周行殿觀栢問之曰此第好不

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脩之室無常人何煩過
好栢大奇之每食必與之同案鳳辭曰今王之膳兼肴百
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栢彌
加歎賞

又南燕錄曰濟南尹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
據鞍由蹬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一進斛餘德
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能飽且才兒不凡堪為貴人可以一
縣試之於是拜逢陵長政理脩明大收民譽

燕書曰少帝建熙六年上谷人公孫几久隱昌黎之域冬
衣單布寢土牀上夏則併食茹於一器停使蛆臭然後乃
食人咸異之莫能測也

後魏書曰裴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
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

又曰高閭嘗造胡叟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酒食皆自手辨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羹見其妾並衰跛眇衣布穿弊問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愧

又曰盧彪爲太子詹事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食葵菜不椀盛之片脯而已所侍僕從亦盡設食一與已同又曰楊愔幼時爲季父曄大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飢其中常同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同盤重肉之食後椿誠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適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

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此人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又曰元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終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又曰崔劼友恭寬接下循身勵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旬者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又曰刁少雍字季仲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北齊書曰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亦羞別室
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
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
日裴自攜匕筋恣情飲瞰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
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
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又曰趙郡王叡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發喪舉
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
躬勤敦譬方漸順旨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案其見愍惜
如此

又曰文宣昏逸常山王演固諫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
極憂之常謂左右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
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

吾氣息惛然恐不能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
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
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
而飯晞由是得免遂遷爲王友

又曰楊休之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定州
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禮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
有者卽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
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
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
後周書曰柳虬脫略人閒不拘小節弊衣疏食未嘗改操
人或譏之虬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
思慮耳
又曰長孫澄雅好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

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勸中廚別進異饌留之而後歸人稱
隋書曰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母卧
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
唐書曰高祖帥次于石堆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
蓋樓闕之形正臨高祖之上時隋絳郡通守陳叔達堅守
不下高祖謂廚人曰吾明日下城然後朝膳辛卯引兵攻
城自旦及辰而破高祖乃食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
若斯須懈怠則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
存其性命
又曰高宗朝諸宰臣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
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口才也吾輩
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名

名譽也國家之所費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
也衆乃止
又曰高宗朝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上御玄武門之觀德
殿奏九部樂極權而罷
又曰高宗朝皇太子久在內不出稀與宮臣接見典膳丞
邢文偉減膳上啓曰竊見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保
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
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撤膳不撤則死之近者已來未甚
延納談議不接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
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
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遽申減膳其年右史貪闕宰臣
進擬數人上曰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喫此人甚
正直可用爲右史遂拜焉

又曰盧懷慎爲黃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
愿常相與訪焉懷慎卧於槃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
卽以席蔽焉常器重環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
食有蒸豆兩甌菜數俎而已此外脩然無辦
又曰韋陟性尚奢侈於饌羞尤爲精潔植穀麥仍以烏羽
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弃不啻萬錢之直
又曰裴冕性本侈靡尚車服及營珍膳每會賓客有味於
品味之名者
又曰順宗時宰相鄭珣韋執誼方與諸宰相會食於時
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通見者王叔文是日至中
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叔
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報竟起迎叔
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筓以待報者

云叔文紫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
不可畏懼叔文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處此乎
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又曰永泰中軍容使魚朝恩加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丁未
詔魚朝恩赴國子監視事將令宰相大臣及常參并六軍
將軍於國子監送上仍令京兆府造食出教坊樂以寵之
是日文武大臣已下子弟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
附學生列於學館廊下待詔給錢一萬貫充食本以爲附
學生廚食之資朝恩自是數詣國學從者常數百人京兆
率錢以備膳羞一費或至數十萬

又曰楊炎與門下侍郎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爲
人所藝而炎器岸高峻罕防細故方病飲膳無節或爲糜
殮別食閣中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讒者乘之謂杞曰楊

公鄙不欲同食杞衡之
又曰常袞為相府固讓堂廚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
為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
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八
又曰未悉中軍容外威聲思職內背謂陳國子讓事下承
不問其難味文其求出有欲無難厚以

又曰未悉中軍容外威聲思職內背謂陳國子讓事下承
不問其難味文其求出有欲無難厚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九

飲食部七

食下

鬻子曰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不暇飽食日吾不畏士
留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庭四海民不至也

晏子曰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菜耳公曰
噫夫子家如此甚貧乎而寡人之罪對曰脫粟之食飽士
之一足也炙三弋士之二足也菜五卵士之三足也嬰無
倍人之行而有三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
而辭

又曰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悅中食而肉不足景公曰封
晏子以都晏子辭不受
又曰寡婦樹蘭生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

墨子曰聖王制飲食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使耳目聰明

不極五味之調芬芳之和致遠國珍怪異物矣

又曰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糟糠飲食不美面目顏色不足

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

文繡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而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

若不係之舟

又曰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

食之

又曰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又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慎子曰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又曰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貧

燕丹子曰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

公孫尼子曰食甘者益於肉而骨不利也

又曰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為火食號燧人飲食

以通血氣

闕子曰義渠之人烹竈鼈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民雖飢

餓三日不啓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

之為之輕體萬乘飲之為之解怒故竈鼈至腥臊不可加

然而病者為之輕體萬乘為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

存也

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

不厭於此矣

又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有他故期反而食至

暮不來起不食而待之明日使人求得乃與之食

又曰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枯魚之膳
又曰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
殮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
之用能之使勞之給我何報子封人怨之

又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
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飲要溝者於五衢而食之孔子
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飲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
食之子路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
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而同其利者也今以
由之秩粟而食民其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
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
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

家過其所愛曰侵人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
亦誣乎言未畢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
生令弟子從役止而食之將奪肥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又曰凡人上而不屬天下而不着地以筋骨為根本不食
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
憂也故聖人衣可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
又曰嬰兒共戲以塵為飯以塗為黍以木為藪薄暮必資
餉食者塵不可食也
又曰餓歲之春從弟不饑穰歲之秋踈客必食非踈骨肉
少多之心異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
之也豈唯口腹為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也
孫子曰鑠金洪鑪盜隸不探鳩肉在俎餓徒不食

淮南子曰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
符子曰顏子有疾三日不食問之曰吾師也食非丹不食
茹非芝不食故七百歲乎何不吮瑤以延生咀藥以養齡
也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

山海經曰有參青鳥為西王母取食

呂氏春秋曰有城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成猶飲食重也必以鼓

又曰湯得伊尹設朝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為之乎
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三郡之蟲
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
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其疾徐
減腥去臊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不能言志不能論若射

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矢而不弊不亦取乎曰持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使者來謁之下左人中襄

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城此人之所喜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焱風暴

雨日中不須更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下兩城亦

其及我乎

白虎通曰王者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

方不平四方不順有徹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

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且食少陽之始食時大陽之始

哺時食少陰之始食時大陰之始

說文曰饗饕熟食也饕乾食也饗具食也饗土饗中食也

饗式切鋪日加申時食也饗盛器滿兒饗音餽寄食也飲饗

食也餞送去食也餞火熟也

釋名曰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鹽鐵論曰古者燔黍而食捍豚相享賓婚相召豆羹白飯
今則燔炙滿案臠豚包鼈膾鯉養其食也說苑曰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也

又曰晏子待景公曰朝寒請子進煖食於寡人對曰臣非
廚養之臣社稷之臣也

又曰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裏二旬九食食四餅也

又曰魯有儉者煮臠中之食臠必眼切小盞食而美以遺孔子子

受之如受犬馬之遺弟子曰先生何為受之熹如此曰非
以煮臠瓦之薄也食之美故念吾親也

楊子法言曰或曰食如蟻衣如華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
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太不由其德亦太矣李軌注曰蟻言精細
或曰北夷被我純纁帶我金犀玕膳曼餽不亦厚乎曰社

稷之靈也不可不厚也

論衡曰王子喬不食穀壽百歲按人生稟飲食之性故形
上有口齒下有孔竅以注寫口齒以進食王子喬形體與
人同何以獨能度世耶夫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衣溫食飽
則精神明盛人之生也以食為氣草木以土為氣閉口不
食拔草離土必不壽矣

桓譚新論曰太原郡隆冬不火食五日雖病不敢觸犯王
者官應改易潛夫論曰何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
故病家之廚非無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至於死也
亂國之官非無賢也乃其君弗能存故遂亡矣

又曰欲知人口疾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
風俗通曰俗說驢馬啖賓客宴食已闕主意未盡欲復飲
酒餘無施更出脯鮓椒薑鹽豉言其速疾如驢馬之傳命

真音

又曰俗說臨日月薄食而飲令人蝕口謹案日太陽之精君之像也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里語不救蝕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飲食重懼也

又曰堪輿書云土朔會客必鬪爭按劉君陽爲南陽牧嘗上朔設盛饌了無鬪者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春食麥羊夏食菽雞魚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飾所食器械之制皆從五行者說所食獨不以五行已略乎曰亦嘗思之矣凡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燒死至其亡時民爲絕火食老少多死舉作書置子

推廟中說民不宜寒食因勒使炊食如故

益部耆舊傳曰何祇字君肅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能食飲好聲色不治節儉時人少貴之者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戒張碩不露頭食

永昌郡傳曰獠民口嚼食并以鼻飲水

異苑曰新野蘇卷與婦佃於野舍每至飲時輒有一物來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光采卷異而飴之遂經數載產業加焉婦後密打殺卽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飽少時而死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臺內有金机彫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四丈力神常立守護有一五通仙人來欲甘膳四神排擊遷延而退

又曰河南趙良與其鄉人諸生到長安界遇霖雨糧乏相

謂曰飢正爾當那得食耶應時美飯備在前兩人驚愕不敢食有人聲曰但食無嫌也明日早兩人復曰那復得美食即復在前遂至長安無他福禍
祖台之志惟曰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為設酒噉金烏啄巽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名下七子合盤盤中亦無俗中餽

秦記曰符朗甚別味會稽王道子為朗設盛饌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唯鹽味少生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屋亦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博物志曰魏明帝時京邑有一人食噉兼十人遂肥不能動其父嘗為遠方長吏送彼往縣令故義傳食之一二年閒一鄉為儉

齊諧記曰江夏郡安陸縣有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兒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語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門前已得苜飯後門乞此家出語之汝已就前門得那復後門乞其人答曰實不知君有兩門腹大饑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噉兩畦便大悶極卧地須臾大吐吐一物似龍出地漸漸大及主人持飯出不復能食遂撮飯內着向所吐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
表准正書曰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綈袍之繡不過一煖裴玄新言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使之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若管氏取以營私則一邑不可奪也
又曰孝子欲親之食云我已食欲親之食云我不寒此漫孝也

神仙傳曰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太陽人鄉里累世云百七十歲常養白石以與人熟如大芋者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卽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就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見其擔薪往時乃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結草庵於河渚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

束皙發蒙記曰廉頗畢老日噉肉百斤曹植與吳季重書曰食若填溝壑飯若灌漏卮其人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世說曰陳太丘詣荀郎陵貧儉無僕從迺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尙小載著車中旣至荀使叔慈應門慈

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又曰桓公坐有參軍椅蒸薤不得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生者笑桓公曰同盤尙不相助况復危難勅令免官

又曰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旣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食者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若眞長曰小人都不可作緣

又曰羊曼拜丹陽尹客早者並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因拜臨海飲食皆美雖晚至者猶獲其盛饌時論以困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眞率也

又曰王東亭嘗之吳郡就汰公道人宿別脯許府家往瓦官寺設慢屋資一寺東亭將夕至夜後汰公設豆藿麩汰公自噉一大甌東亭難汰公遂強進半甌須臾東亭行帳

設名飲食果炙畢備汰公都無所噉

俗說曰栢城咸音性噉噉犬大司馬每噉城時使從兄索食
黃帝八十一問曰人不食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
有留穀三斗五升水三升故平人一日再至清一行二升
半日中五勝七日七五三斗五勝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
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故也

弘君舉食糲日又取瀟湖獨穴之鱧瀟音赤山後陂之葍

伺漉冷鼓及熟應分食畢作躁酒炙宜傳酒便清香肉則
豆不特麩肚若披繙急火中炙脂不得薰聞香者躑躅干
咽者塞門羅莫椀子五十有餘牛膝擣炙鴨脯魚熊白麋
脯糖蟹濡臺車螯生甜濕味遠來百醉之後談悶不除應
有蔗薑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石榴玄拘葵羹脫煮各
下一杯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諸公主相効進食上命中官袁思藝
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
中書舍人竇華嘗因退朝遇公主進食方列於通衢乃傳
呵按轡行於其間宮苑小兒數百人奮挺而前華僅以身
免

嶺表錄異曰康州悅城縣北百餘里山中有焦石穴每歲
鄉人琢為燒食器虔州亦有但燒令熟徹以物襯閣置之
盤中旋下生魚肉及葱韭蠶菹鱸之類頃刻即熟而終席
煎沸南中有親朋聚會多燒焦石亦極熱疑石中有火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九

金澤文庫

謂之錫

飯穢

搏者謂之糲

糲飯相

米者謂之爨

飯中有未熟者

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而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粢謂之粟四變入日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

說文曰饋饗飯也餽飯氣蒸也饋音贊以羹澆飯也餓切月飯傷熱也饋一煎飯傷濕也

釋名曰饋分也使其粒各自分也乾飯而暴乾之也

史記曰廉頗之奔魏也魏不能用也而趙數困於秦趙人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為趙用趙王因使使魏視頗尚可用不郭開怨頗郭開頗之仇也不欲令還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使者視頗為之一飯一斗米十斤肉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年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少頃三遺尿矣王以為老遂不召

又曰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為飯不等輟

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

漢書曰公孫弘為丞相食脫粟之飯

又曰王莽使中黃門王葉領長安莽聞城中飢饉以問葉葉取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視莽曰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續漢書曰羊陟拜河南尹常食乾飯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傍空

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兔肩

謝丞後漢書曰左雄為冀州刺史長食乾飯司馬苞為太

尉常食漉飯李固為太尉常食麥飯王暢為南陽太守作

飯鹽豉菜茹羊茂為東郡太守常食乾飯胡劭為淮南太

守使鈴下閣外炊曝作乾飯表閔糠飯茹菜

漢舊儀曰齊法二人施案陳三十六肉食九穀飯

魏書曰太后左右食菜粟飯

魏略曰王朗會稽敗太祖盛會喟之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朗曰宜適難值如朗者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
吳書曰表術在壽春百姓飢窮以桑榘蝗蟲爲乾飯又曰是儀服不精細食不重膳家無儲蓄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觀嘗之歎息卽增俸賜
晉書曰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
又曰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而及禍也
又曰殷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貞素也
宋書曰衡陽王義李都督荊州嘗大蒐於郊有野老帶苦

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有楚子盤遊受譏今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南史曰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鑊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息亂聚得數斗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梁書曰謝蘭五歲時父亡未食乳媪欲令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疋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

陽元也 表淑家

又曰齊荀見之役臨汝侯嘲羅研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渴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縛束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恠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

又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麥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麥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獠猴以爲脯以供酒食

又曰傅颺代劉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示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又曰裴元禮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

又曰沈衆永定二年兼兵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曩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諧其所爲

陳書曰孔奐爲武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食訖盡弃其餘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以乞活夏黠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點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

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後魏書曰楊播兄弟雍睦播每出或日斜不至不先飯待還然後食

又曰盧義傳爲都官尚書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然亦甘之也

又曰關因甚貧弊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斗乃飽卒無後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有

又曰蔣洸乾元後援陸渾勰屋咸陽高陵西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撫勞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常有素士眾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其為時人所知如此

墨子守備曰乾飯人二升以備陰雨

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

尹文子曰晉國俗奢文公儉以矯之因食脫粟之飯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日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又曰宋鉞尹文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日請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之大小也

列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臣皆以三飯為節其年有鰥黑之色

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則饜酒肉而後返欺其妻云富貴人共飲食也其後妻向其所之乃就郊外乞人祭飯

韓子曰堯糲蒸之飯

又曰孫叔敖為令尹糲飯菜羹枯魚之膳

又曰嬰兒之相與戲以塵為飯以水為飲以泥為羹以木為藪

淮南子曰為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

六韜曰堯王天下滋味重累弗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

家語曰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飯子貢以所齋貨竊犯圍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壤屋之下有埃塵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稻

吳越春秋曰勾踐載飯與羹以遊國中行子戲之遇孤孤即脯而啜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名黃父以鬼爲飯以霧爲漿

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飯棘津也

論衡曰鼠涉飯中損而不食

風俗通曰俗說不大餓不在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

也或曰輔車上飯小小不足濟也案吳郡名酒杯爲盪

音章

言大餓人得一盪飯無所益也寧相六不守熟案蒸飯更

泥謂之餹音與六相似也

潛夫論曰夫梁飯食肉有好於面目不若糲粢藜蒸之可

食於口也

物理論曰忿羹之未熟覆飯而弃之所害亦多矣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齊賀從之弘

食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乎脫粟布被

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

象內廚五鼎外膳二肴豈可以示天下哉於是朝廷自此

疑矯焉弘聞之歎曰寧逢惡宿不逢故人

風土記曰精浙米十取七八浙使香蒸而飯色乃紫紺於

東流水飯食而洗除不祥

通俗文曰飯臭曰臙沙人飯曰糝

錄異傳曰袁公路年十八常飯乳食蜜飯

異苑曰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曾出自齋空中

下大鉢滿中香飯母分賦齊人皆七日不飢

祿衡別傳曰劉表嘗作上事極以爲快衡見之便滅敗投

地曰作此筆者爲食飯不

孟宗別傳曰宗爲光祿勳大會醉吐麥飯察者以聞詔問

食麥飯意宗答臣家足有米麥飯直愚臣所安是以食之

孔衍在窮記曰彭城王送椽飯十斛

葛仙公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吐口中飯盡成飛蜂良久乃

張口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

安城記曰安城郡毛亭二十里田疇膏腴厥稻馨香飯若

凝脂

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路中作飲食官人有持升餘米飯者澆以供至尊

世說曰荀公曾在武帝坐上食進飯曰此是勞薪炊也帝

密遣問外云實是故車脚

時鏡新書曰歲暮家家具有肴藪謂爲宿歲之儲以入新

年也相聚酣歌名爲送歲留宿飯至新年十二則弃於街

衢以爲去故取新除貧取富陶朱公倚頓此事無輟又留

此飯須驚蟄雷鳴擲之屋上令雷聲遠

焦贛易林曰南箕無舌飯多沙糖

離騷曰精瓊糜以爲飯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

潘尼鈞賦曰紅麵之飯糝以菰梁其味道洽餘氣芬芳

枚乘七發曰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

栢麟七說曰香箕為飯雜以粳菽散如細蟻搏似凝膚
應璩薪詩曰竈下炊牛矢甑中莊豆飯
孫子楚祀介子推祝文曰棗飯一盤
王粲七釋曰西旅遊梁御宿素糝瓜州紅麴參糝相半軟
滑膏潤入口流散
傅選七誨曰孟冬香秠上秋膏梁彫胡菰子丹貝東牆濡
潤細滑流澤芬芳

殮

釋名曰殮散也投飯於水中各散也通俗文曰水澆飯曰殮音孫
春秋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
其裸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
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

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饗殮中不欲令人見

也人見公子受殮反璧也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

餒而不食遂使處原

韓子曰晉文出亡箕鄭挈壺殮而從迷失道與公相失飢

而道泣不敢食及公反國克原而使為原之守曰夫經飢

餒之患而必全壺殮是將不以原畔也渾軒聞之曰□□

□而非日以不動壺殮之故其不以原畔不亦無術乎夫

明主不恃其不我畔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畔恃吾不

可欺也

戰國策曰中山君走有二人隨其後曰臣父嘗戲君下壺

殮舖臣父故來死君也

國語曰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善語也曰鮒飯不

太

及壺殮餽大也大飯盛饌也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能待有餘力也

又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膳宰致殮熟食廩人獻餼

沉約宋書曰文帝為王玄謨作四時詩曰粟殮充夏食

顧和與蔡謨書曰夏侯家言食漿酪殮猶勝於羹飯耳

釋名曰黍汝也相黏汝也

禮記曲禮上曰飯黍無以箸

又曲禮下曰祭宗廟黍曰薌合

論語微子曰丈人止于路宿殺雞為黍食之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

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

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郊祀宗廟以為

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其下祭祀不登郊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也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與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為黍言未絕而巨卿至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名有忠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為黍而不留

北齊書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族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苟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不德也

又曰盧道虔為尚書會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為高命大黍饗古人風尚卑可敬平之氣蕭然庶幾幽明錄曰漢武帝與近臣宴于未央殿噉黍臠也襄陽記曰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徑入上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禰衡別傳曰黃祖在蒙衝舟會賓客作黍臠衡得便自飽食不顧左右復搏弄以戲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兄子簡亦曠達自居大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他賓設黍臠簡又食之以致清議廢頓三十年○孟子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而奪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又殺而奪之淮南萬畢術曰取冢墓黍啖兒不思母取新冢前祠黍用風俗通曰今宴飲大會皆先黍臠啖兒則不思母也

盧謹祭法曰祠用白黍黃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一
 飲食部九
 糗 餅讀與 餽
 餅同 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一
 飲食部九

糗

餅讀與餅同

餽

糗

晉書曰廣州刺史盧循遣使遺劉裕益智糗子裕答以續命湯

宋書曰後魏太武至彭城求酒及甘橘張暢宣孝武帝旨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

齊書曰范雲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雲所患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粽隨盡復益彪謂曰范散騎小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梁書曰張纘初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賫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捷還齊

六平衍覽 卷八 五十一
一 軋

珍寶財貨悉付庫以糝蜜之屬還其家

風土記曰俗以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糝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像也

續齊諧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迴白日忽見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迴曰君常見祭甚誠但常年所遺俱為蛟龍所竊今君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綵絲纏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迴謹依旨今世人五日作糝并帶楝葉及五綵絲皆汨羅之遺風異苑云糝屈原婦所作也

糝

宋書曰文帝崩郭原平號慟日食麥糝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

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

齊書曰衡陽王鈞年五歲所生媼貴人病便知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又曰虞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未知輒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唯日食麥餅二枚

南史曰沈衆陳武帝時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卧布袍芒履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餅以噉

范汪祠制曰仲夏薦角黍糝

夏統別傳注曰蘇初生合米搗作糝

埋蒼曰髓膏髓也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

主人入門內見馬屎使食之覺鼻乃止後詣貴官為設餽
因視曰戒故昔且當勿食

時鏡新書曰粗救密餌即糖餽龍山食有糖餽菊酒

夏錄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五十一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蘇林世說曰蘇林上合米餅餅餅

